

孔夫子



御驾马车悟人生

春秋时期，人们要学习“六艺”，就是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这里面的“御”就是驾车。孔子不但有车、爱车、会驾车，还能从挥鞭驾车中揣摩出很多道理来。根据《韩诗外传》的记载，孔子曾经点评了三个驾车人的技术，从中悟出了驾车的三重境界来。有个驾车人叫颜无父，在孔子眼里，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高明的驾车人。孔子说，颜无父驾车的时候，达到了人马合一的境界。

孔子还把驾车和政治相联系，从驾车中总结出很多治国理政的良方。驾车有两样东西很重要——嚼口和络头。掌握好这两样东西，马就听话了。管理国家也依仗两样重要的东西——德和法。能依法治国、以道治国，国家就治理得好。官员就是缰绳，要通过官员来管理民众，从而控制整个全盘运作。马鞭代表管理当中的刑罚。孔子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比喻成驾车之道，生动形象、深入浅出。

孔子有车，会驾车，还特别爱车。孔子在驾车的过程中，能作深层次的思考，获得许多从驾车中引发的为人处世的智慧。尽管我们现在的车和孔子那个时代不一样，但是如若我们能学一学孔子的驾车之道，也许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会更加张弛有度、日进千里。

的

情趣生活

乐山乐水爱生灵

孔子周游列国14年，其间虽有壮志未酬的苦闷，但也有纵情山水、饱览风光的惬意。

很多名人都会在游览名山大川时，灵感迸发，留下很多美妙的句子。孔子也曾在山水间深情地感慨，“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昼夜。”人们每每被其打动。水之流，时间之流，生命之流，都在瞬间匆匆流逝，都在不舍昼夜地流走，挽留不住，后悔无用。面对这一去不复还的生命之流，每个人都在扪心自问该怎么办？孔子的感慨是人类普遍情绪的传达，所以总能引起人们的共鸣。

泰山在孔子心目中是极其崇高的，他还把自己暗喻为入中之泰山。在他生命最后几天中，所唱的歌是：“泰山其颓乎，梁木其坏乎，哲人其萎乎。”他把自己看做是泰山一样的人物，并不是不谦虚，而是对自己正确的价值定位。

孔子不仅对山水寄情深厚，对生灵万物也同样充满了仁爱之心。《孔子家语》中记载，孔子家里的看家狗死了，孔子就对子贡说：“平常驾车的马死了，就用帷幔包裹起来埋葬。现在狗死了就用车篷包裹起来埋葬。但是现在很穷，我要找个车盖都找不到呀。”子贡问：“那用什么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拿个席子把它裹起来吧。千万不要让它的身和泥直接接触。”

日常生活中的孔子休闲活动也很多，除了种树养狗，他还喜欢钓鱼与狩猎。《论语·述而篇》记载：“子钓而不纲，弋不射宿。”“纲”是将一根大绳子拉在河的两岸，然后中间弄一个个小钩子。这样一钓，大大小小一排鱼就都会上钩。用这个法子钓鱼，孔子觉得于心不忍。“弋不射宿”的意思是，晚上已经归巢了的鸟，孔子就不去

射它。我们感受到的孔子，是一个亲近自然万物的圣人，一个心地善良的哲人。我们不仅能体会到他乐山乐水的乐观精神，也能充分感受到他对万物生灵的仁爱之心。对照2500多年前的孔子，现代人对动物的凶残捕杀，对自然界的肆意破坏，是值得正视和反省的。

交友处世有秘诀

《论语》开篇第一句就是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孔子把朋友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。在人们的正常思维中，圣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难曲高和寡。其实孔子并不是这样的，他特别喜欢交朋友。

《孔子家语》里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。有一次孔子到郑国去，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叫程子的人。程子是个博学善辩的人。能遇到程子，孔子特别高兴，“倾盖而语终日，甚相亲”。

就是说当时两个人都在车上，就把车停下来，两个车盖紧紧地靠在一起，两个人各自坐在车上，谈了很久，非常亲热。孔子回头对子路说：“拿一束帛赠给程子先生！”子路不太愿意。子路心想，先生和程子是第一次见面，没有人从中介绍就交了朋友，已是不合规矩，居然还叫我送东西。孔子劝子路说：“《诗经》上说，‘有一个美人，眼睛清澈明亮而宛宛。邂逅相遇，正适合我的心愿啊’。如今我能在路上碰到程子这样的贤士，在这时候不赠送给他，则终生不能见到了。子路你就按我的话去办吧。”孔子路上偶遇贤士，就像邂逅相遇美人那样高兴。

有人说，圣人孤独，因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，就是因为他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人，能够理解他的人太少了。但是我们发现，孔子绝不是我们想象中困守书斋的学者和教书先生，相反，孔子很喜欢交朋友。而那些朋友也都给他的生活和事业带来了许多益处。当然了，反过来，和孔子交朋友的人同样也是受益匪浅。

朱晓军

王安石验水

王安石老年患有痰火症，虽服药，难以除根。太医院嘱饮阳羨茶，并须用长江濯塘峡水煎煮。因苏东坡是蜀地人，王安石曾相托于他：“借尊春往来之便，将濯塘中峡水携一瓮寄与老夫，则老夫衰老之年，皆子瞻所延也。”

不久，苏东坡亲自带水来见王安石。王安石即命人将水瓮抬进书房，亲以衣袖拂拭，纸封打开。又命僮儿茶灶中煨火，用银铫汲水烹之。先取白定碗一只，投阳羨茶一撮于内。等汤如蟹眼，急取倾入碗内。其茶色半晌方见。

王安石问：“此水何处取来？”东坡答：“巫峡。”王安石道：“是中峡了。”东坡回：“正是。”王安石笑道：“又来欺老夫了！此乃下峡之水，如何假名中峡？”东坡大惊，只得据实以告。原来东坡因鉴赏秀丽的三峡风光，船至下峡时，才记起所托之事。当时水流湍急，回溯甚难，又自以为一江之水并无不同，只得汲一瓮下峡之水充之。东坡说：“三峡相连，一般样水，老太太何以辨之？”王安石道：“读书人不可轻举妄动，须是细心察理。这濯塘水性，出自《水经补注》。上峡水性太急，下峡太缓，惟中峡缓急相半。太医院官乃明医，知老夫中腕变症，故用中峡水引经。此水烹阳羨茶，上峡味淡，下峡味浓，中峡淡淡之间。今茶色半晌方见，故知是中峡。”东坡离席谢罪。 王雅



最早的地图

我国的地图学有悠久的历史，见之于记载的古地图很多，可惜大部分已经散佚。现存最早的地图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三幅绘在帛上的地图：一幅地形图、一幅驻军图和一幅城邑图。它们距今已2100多年，不但是我国、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绘制的地图。

这三幅图所示的方位都是上南下北、左东右西，与现在通用的地图正好相反。其中的地形图长宽各96厘米，绘有山脉、河流、居民点、道路等，已具备了现代地形图的基本内容。此图的地理范围相当于今广西全州灌阳以东，湖南新田、广东连县以西。经过量算，图中主区包括当时的长沙国（诸侯国）南部，即今湘江上游、潇水流域、南岭、九华山一带，图的精确度相当高。图中用闭合曲线。比较准确地表示了山脉的山体及延伸走向。对九华山的表现方法更有独创之处，除了用较粗的闭合曲线勾出山体外，又用细线画成鱼鳞状，层层叠叠地表示峰峦起伏的特征，与现在的等高线画法相似。图上还比较准确地绘出大小河流30多条，详细而明确地绘出了居民点80多个。图上的河流、道路、居民点和山脉一样，均用统一符号表示。此外，此图已具有现代地图“主区详而邻区略”的特点。图的准确程度表明，它是相当科学的测量方法为基础绘成的，其熟练的清绘笔法，说明制图水平也很高。

驻军图长98厘米、宽76厘米，以黑、红、蓝三色绘成，它所包括的范围是地形图的东南部分，比例较地形图约大一倍。它是一幅军事守备图，图中除绘有山脉、河流、道路、居民点外，还标注了9支驻军的布防、防区界线和指挥城堡等。驻军图反映了汉初长沙国防备战的军事情况，对研究西汉时代的作战思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此图是我国、也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军事地图。

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图，反映了我国古代相当高的地图测绘水平，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地理，尤其是研究西汉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。它们的发现，不但是我国地图学史上的一件大事，也为世界地图学史增添了光彩。

李龙玉

囚车里的人才

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是齐国（都城临淄，在今山东淄博）。齐国是周武王的大功臣太公望的封国，本来是个大国，再加上它利用沿海的资源，生产比较发达，国力比较强。公元前686年，齐国发生了一次内乱。国君齐襄公被杀。襄公有两个兄弟，一个是公子纠，当时在鲁国（都城在今山东曲阜）；一个是公子小白，当时在莒（音jū）国（都城在今山东莒县）。两个人身边都有个师傅，公子纠的师傅叫管仲，公子小白的师傅叫鲍叔牙。两个公子听到齐襄公被杀的消息，都急着要回齐国争夺王位。

鲁国国君鲁庄公决定亲自护送公子纠回齐国。管仲对鲁庄公说：“公子小白在莒国，离齐国很近。万一让他先进齐国，事情就麻烦了。让我先带一支人马去截住他。”

不出管仲所料，公子小白正在莒国的护送下赶回齐国，路上，遇到管仲的拦截。管仲拈弓搭箭，对准小白射去。只见小白大叫一声，倒在车里。

管仲以为小白已经死了，就不慌不忙地护送公子纠回到齐国。管仲哪里知道，他射中的不过是公子小白衣带的钩子，公子小白大叫倒下，原来是他的计策。等到公子纠和管仲进入齐国国境，小白和鲍叔牙早

已抄小道抢先到了国都临淄，小白当上了齐国国君，这就是齐桓公。

齐桓公即位以后，立即发兵打败鲁国，并且通知鲁庄公一定要鲁国杀了公子纠，把管仲送回齐国办罪。鲁庄公没有办法，只好照办。

管仲被关在囚车里送到齐国。鲍叔牙立即向齐桓公推荐管仲。

齐桓公气愤地说：“管仲拿箭射我，要我的命，我还能用他吗？”

鲍叔牙说：“那时他是公子纠的师傅，他用箭射您，正是他对公子纠的忠心。论本领，他比我强得多。主公如果要干一番大事业，管仲可是个用得着的人。”

齐桓公是个豁达大度的人，听了鲍叔牙的话，不但办管仲的罪，还立刻任命他为相，让他管理国政。

齐桓公一心想当诸侯的霸主，做了霸主就能够发号施令，别的诸侯就得向他进贡，听他的指挥。他对管仲说：“现在咱

们兵精粮足，是不是可以会合诸侯，共同订立个盟约呢？”

管仲说：“办法倒有一个。这回新天子（指周釐王，釐音xī）才即位。主公可以派个使者向天子朝贺，顺便帮他出个主意，说宋国（都城在今商丘南）现在正在发生内乱，新国君君位不稳，国内很不安定。请天子下命令，明确宣布宋国国君的地位。主公拿到天子的命令，就可以用天子的命令来召集诸侯了。这样做，谁也不能反对。”齐桓公听了，连连点头，决定照着管仲的意见办。

公元前681年，齐桓公奉了周釐王的命令，通知各国诸侯到齐国西南边境上北杏（今山东东阿县北）开会。

这时候，齐桓公的威望还不高，发出通知以后，只来了宋、陈、蔡、郑四个国家。还有几个诸侯国，像鲁、卫、曹、郑（都城在今河南新郑）等国，想瞧瞧风头再说，



没有来。

在北杏会议上，大家公推齐桓公当盟主，订立了盟约。盟约上主要有三条：一是尊重天子，扶助王室；二是抵御别的部落，不让他们进入中原；第三是帮助弱小的和有困难的诸侯。

小非